

客庄拜新丁祭儀的 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Bai-Sin-Din Ceremony in Hakka Village

戴正倫 |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

Dai, Cheng-Lun | Taiwan Hakka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本文記錄盛行於屏東林邊溪中游客庄聚落之拜新丁祭儀，嘗試由集體記憶的觀點，來探究客庄拜新丁祭儀所保存的過去記憶，並由現今展演的祭儀來思索傳統祭儀未來的延續、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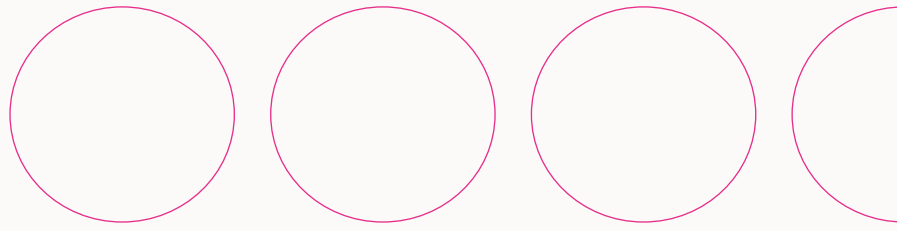
前言

本文主要是以口述訪談與參與觀察為研究方法，以臺灣屏東新埤、佳冬客家聚落之拜新丁祭儀調查為主要對象，來說明臺灣社會變遷下客庄傳統祭儀的轉變，從中探究拜新丁祭儀所隱含豐富、多元的集體記憶。在田野調查現場發現，拜新丁祭儀成為當地人保存過去、理解現在的管道，隨著臺灣急遽社會文化變遷，當地人開始思考著傳統祭儀未來的延續、傳承。

集體記憶的概念，是源自於法國學者 Maurice Halbwachs (2002) 的觀點。它承襲了法國社會學涂爾幹社會決定論的學術傳統，他認為集體記憶有其社會性與集體性。對 Halbwachs 來說，記憶並非個人的財產，是來自於外在世界；每個人的回憶是對外在世界的對應。換言之，集體記憶並非是天賦，

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Maurice Halbwachs 指出，一個社會裡有多少不同的團體與制度，就存在有多少不同的集體記憶。無論社會階級、家庭、協會、法人團體、軍隊以及工會，都擁有各自團體成員所建構而成的獨特記憶，而且常能維繫相當長久的時間。本文嘗試爬梳拜新丁祭儀，在不同群體之間（聚落居民、禮生、婦女），乃至於客家以及閩南族群之間都產生了多元的集體記憶；並且以佳冬聚落拜新枝為例，來說明面臨當代社會變遷下，客庄居民如何創新傳統祭儀。

然而，不同群體之間產生的集體記憶是如何傳遞與維持的問題，Paul Connerton (2000) 在《社會如何記憶》的著作中提供了維繫與維持記憶的實踐方法。Connerton 強調社會記憶透過身體實踐傳遞，



拜新丁祭儀概述

就像姿勢、姿態，儀態、習慣以及紀念的儀式，這些是他看到作為有意義文化經驗或表演性的記憶之儀式「重演」(reenactment)。記憶被具體化在各種不同的表演上和宗教典禮；記憶被具體化在每天的身體實踐，如同姿勢、舉止、穿衣和飲食的習慣一般。

如從學術性的集體記憶概念脈絡，可理解到拜新丁祭儀正可作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機制，提供當地人保存過去、與過去連結的方式；過去所留下的祭儀知識與傳統，深深地內化與實踐在展演儀式、身體經驗之中，例如：當地人跪拜的祭儀知識、過去客家婦女製作粿類的勞動記憶、因參加聚落間做福宴客而移動所形成的地方感等，以上種種在客庄拜新丁祭儀呈現的集體記憶，成為觀察臺灣客家聚落社會文化變遷的最佳場域。

換句話說，每一年在臺灣屏東新埤、佳冬客家聚落元宵節前後舉行的拜新丁祭儀，成為提供當地人串接過去與現在的方式，祭儀承載上一代所遺留下的傳統風俗習慣，透過日常生活與儀式的實踐過程，讓過去所流傳的在地祭儀知識，得以代代相傳。

拜新丁（做福）祭儀，是屏東佳冬、新埤客家聚落元宵節前後盛行的祭典儀式。所指的是家中如有誕生男孩，到了來年的元宵節前後舉辦拜新丁時，就要準備新丁粿送至村廟中祭拜，一方面祈求神明保佑新生兒長大；一方面藉分發新丁粿給親朋好友，將喜悅分享給大家。所謂的新丁粿，外觀是印有吉祥龜印的粿類（又稱龜粿）；因外表為紅色所以又稱紅粿，在閩南話中則稱為紅龜粿。

經田野調查在屏東佳冬、新埤兩鄉的客家聚落，舉行拜新丁（做福）時間正好（如表1）落於農曆正月初十五日前後。最早是由新埤鄉南豐村農曆正月初九日開始，一直到佳冬萬建村農曆正月十六日止，近一週時間內都在客家聚落陸續舉行拜新丁祭儀。



佳冬拜新丁祭儀福廠內新丁粿盛況（拍攝時間：2019年2月16日）



新埤鄉南豐村，是每年最早舉行拜新丁祭儀的聚落（拍攝時間：2020年2月2日）

表 1 屏東佳冬、新埤拜新丁（做福）的時間

鄉別	聚落別	拜新丁（做福）日期	舉行地點
佳冬鄉	下埔頭（賴家村）	農曆正月初十（2021年起拜新枝）	三山國王廟前
	佳冬村、六根村	農曆正月初十二（2021年起拜新枝）	三山國王廟前
	昌隆村（老庄）、豐隆村之新庄	農曆正月初十五	神農宮廟前
	豐隆村之武丁潭	農曆正月初十五	三山國王廟前
	豐隆村之三間屋	農曆正月初十五	龍君壇
	萬建村	農曆正月初十六	神農宮廟前
新埤鄉	南豐村	農曆正月初九	福德宮前
	打鐵村	農曆正月初十	媽祖廟前
	建功村	農曆正月初十	三山國王廟前
	千三村	農曆正月初十五	福德宮前
	新埤村	農曆正月初十五	三山國王廟前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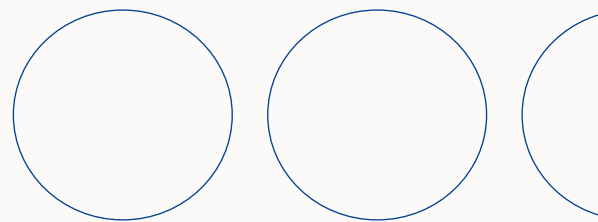


一盆新丁板代表一個新生兒（新埤村，拍攝時間：2020年2月7日）

客家社會中的米製食品或粿類物品，都與歲時祭儀緊密扣連在一起。舉凡過年期間須製作紅粿、發粿與甜粿，元宵節出丁家庭製作新丁粿，五月節（端午節）製作粽子，七月渡孤（普渡）製作芋頭粿、冬至時節則會製作鹹湯圓等等。米食粿類也與人的生命儀禮緊密扣連，在往生者過世一年後辦理分年或合爐儀式（回到祖先牌位）時，家人則需要準備一年的粿類（紅粿、龜粿、發粿、粽子、湯圓）祭祀祖先，象徵往生者回歸自然秩序；而新丁粿在過去農村社會中，除了出生新丁的家庭用以祭祀神明的供品，新丁粿是唯一分送給全聚落居民享用的粿類，甚至會跨聚落地送至娘家。

新丁粿是舉行拜新丁祭儀前需大量製作的粿類食物，也是祭祀空間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過去農村社會，每當元宵節之前都由婦女相互吆喝，一群人共同分工製作新丁粿；新丁粿不管是在祭祀上當作供品，抑或當作禮物贈送人，需求量十分大，部分需要送至村廟祭拜外，主要為贈送全村居民享用，所以過去農村社會製作新丁粿時需要相當多的人力，事前也有相當多的準備工作。

拜新丁祭儀前一天下午，廟前臨時搭建的福廠¹，都會預留空間讓出新丁的家庭擺放新丁粿。出新丁家庭將新丁粿送到福廠來祭拜神明，會將數個新丁粿放置托盤裡堆疊，並用花瓶或是其他方式將鮮花固定在托盤中央，鮮花看起來是由堆疊的新丁粿中長出來一般。當地人稱這樣的裝飾為「盆」，一「盆」新丁粿即是代表一位新丁；而花在漢人社會的意象上，則是代表了子嗣或生命力量的象徵；並在盆的兩旁放著兩瓶酒，用紅色紙條上書寫新生兒的系譜關係，讓聚落居民知曉新生兒的父親、祖父是何人，透過紅色紙條得以讓聚落居民認識新生兒外，亦透過系譜關係彰顯新生兒在家族的社會位置。換言之，每年在元宵時節拜新丁祭儀的祭祀場合，透過供桌上新丁粿的盆數，即可知曉前一年在聚落誕生了幾個男丁；也透過書寫在紅紙條的系譜關係，賦予新生兒聚落或家族的社會位置與地位。



¹ 福廠，是臨時搭建祭祀神明以及供信眾擺放新丁粿的空間；福廠可分成前堂與後堂，前堂是神明神像安座的空間，而後堂則是擺放新丁粿的空間。拜新丁祭儀的三獻禮，則是在福廠中舉行。

而拜新丁祭儀當天早上，出新丁家庭則會依序抱著才幾個月的嬰兒，抑或是即將滿週歲的新生兒，前來臨時搭建的祭祀空間祭祀神明，而廟中則同步會舉行三獻禮祭儀，由通生與引生引導正獻生，行敬酒跪拜三獻禮祭告土地神，此為客家聚落的拜新丁祭儀。約莫下午後，聚落出新丁的家庭則是回到廟前來收回祭祀的新丁板，聚落間則會同步看見出新丁的家屬，挨家挨戶地分送事前準備的新丁板，來向聚落居民分享家中出生新丁的喜悅。

拜新丁之際，也是客家聚落舉行「做福」的日子。做福是漢人社會傳統「春祈秋報」的古代風俗

習慣。做福，依據《鳳山縣志》記載：「二月二日，鄉間居民仿古『春祈』，斂金宰牲，演戲祀神畢，群飲廟中，分胙而歸，謂之『做福』（陳文達 1987:47)」。另在《六堆客家鄉土誌》有記載：「正月十五元宵的行事，在六堆客家莊並不時興。惟有添丁的人家，辦牲醴到神廟或祠堂告祭一番，還要做新丁板（龜板）分贈鄰居親戚，同慶添丁之喜。元宵前後，六堆各莊有做福，是求一村之主的福德正神保佑之行事。由數名公舉或輪流擔任的『福首』主其事，以豚羊五牲隆重祭祀，祈求今年村中老幼平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費用都由福首負擔。中午在福德祠前，宴請上壽老輩，同伸祝賀之意」

父母抱著出生男丁到福廠中祭祀（佳冬村，拍攝時間：2019年2月16日）



跪拜的祭儀知識

(鍾王壽 1973:316)。由此文字描述可以理解到，現今客庄聚落所謂的拜新丁祭儀，融合自古以來春祈秋報傳統風俗習慣，家戶透過拜新丁祭儀，將新丁整合在宗族與聚落的社會網絡。

本文認為客家聚落間所舉行的拜新丁祭儀，可成為探索客家聚落在社會變遷脈絡下的過往今昔。透過田野現場的觀察以及口述訪談，可以發現雖然當地人依循過去傳統風俗習慣，一方面也開始思索傳統祭儀應如何延續與維持，其中在不同群體之間所形成的集體記憶格外具有意義，從三獻禮跪拜的祭儀知識、婦女製作新丁板的勞動記憶、由做福宴客所衍生的族群記憶等，可觀察到在元宵節前後舉行的拜新丁祭儀，保存了多面向的祭儀知識、板類製作技術等。由田野現場報導人口述訪談中發現，許多傳統祭儀早已開始改變，甚至消失，這些不同群體之間集體記憶，都成為了珍貴的在地知識與文化資產。

「跪拜」是客家社會祭儀中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階層，最為普遍的敬拜方式。除以雙手合十燒香祝禱作為敬拜祖先、神明之外，客家社會敬拜祖先或神明的方式，以身體三跪九叩表達敬意。跪拜是當地居民從孩時即耳濡目染的祭儀知識，參與年節祭祖、到廟中參與拜新丁祭儀時，都常被長輩教導著如何跪拜的身體動作。跪拜並無一定的制式標準動作，長輩也是憑著自己過去被教導的跪拜動作姿勢來教導下一代。換句話說，在客家社會日常與儀式生活的跪拜習慣養成，可謂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

跪拜大體上是以「跪」與「拜」的連續性動作組成。身體依序進行跪拜的步驟：首先，立正站立、雙手合十向神明或祖先行敬拜禮後，雙膝跪於拜墊，雙手置於拜墊上方支撐身體行叩首動作，經連續三叩首完畢後起身，此為一次跪拜動作的完成，只要循環連續完成3次的跪拜動作後，即告完成所謂的跪拜。



兒童一同參與祭儀並學習跪拜
(拍攝時間：2021年2月23日)



禮生引導年輕人如何跪拜（拍攝時間：2021年2月23日）

而跪拜是拜新丁祭儀中三獻禮的重要基本形式，可理解到跪拜是展演三獻禮主要基本元素。透過禮生與通生等執事人員，引導正獻生來回走位、跪拜，正獻生跪拜的動作，隨著通生與引生唱誦的引導聲融合一體。通生與引生常在三獻禮扮演畫龍點睛的角色，通常是長年投入執禮經歷的耆老來擔任，尤其祭儀行進中以特殊唱腔與嫻熟引導，讓三獻禮得以有條不紊地持續進行。跪拜，是讓身體沉浸於三獻禮儀式氛圍（儀式現場同時有八音演奏）的過程，由身體經驗去感受儀式的聽覺、嗅覺、觸覺，藉以內化在身體而成為祭儀順序與規則。

有關跪拜的描述文字，也被記錄在《家禮會通》一書中：「春秋里社鄉社祭，城市鄉村逢春秋二社日，各處祀五土、五穀神，以盡春祈秋報之禮，上

稱報賽，俗云做福，輪當首事，潔壇場，具牲體，先日會首及與祭者，齋戒沐浴，一設位，五土居東，五穀居西，牲案香案正中。是日聚立，上香，鞠躬四拜平身。詣五土神位前會首跪，三獻酒。俯伏興平身，詣五穀神位前，跪。三獻酒。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會首與眾皆跪，讀祝跪會首之左。曰，維年號，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日，某府某縣某鄉某里某都同會首某等至祭於五土之神，五穀之神曰，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凡我庶民，寔賴生植，時維仲春，東作方興利，西成在即，謹具牲醴，恭伸其祭告，伏願與暘時若，五穀豐登，官賦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鑒知。尚饗。俯伏興平身，復位鞠躬四拜平身，焚祝化紙，辭神禮畢。」（張汝誠 1985：306）。



志工準備將現代化新丁板裝飾成盆（拍攝時間：2021年2月23日）

婦女製作新丁板的勞動記憶

然而，除了在傳統社祭舉行三獻禮，在客家社會中的生命儀禮（喪禮之孝子禮與路祭）都會以三獻禮之方式進行，由此可見三獻禮在客家社會具普遍性，而身體跪拜成為展演三獻禮的主要方式，所傳遞的是——儒教對於敬天法祖的意識形態，儒教對於「禮」的表現方式體現在三獻禮，正是透過身體跪拜方式強化儒教禮儀實踐。

本文認為「跪拜」雖然看似是簡單連續的動作，但極具有世代傳承意義。在當地的重要儀禮（拜新丁祭儀、喪禮）等三獻禮中，跪拜除了是身體動作為展演的基本形式之外，也是在生、老、病、死等重要的生命儀禮過程，透過跪拜儀禮的動作實踐，再現上一代傳承的祭儀知識，在在都深刻地刻寫在跪拜動作中，成為一種具獨特性的身體記憶。

拜新丁祭儀的供品——新丁板，是客庄拜新丁祭儀不能忽略的供品。過去的農業社會出丁的家戶，婦女都會以換工製作新丁板。然而在現代社會，製作新丁板的操辦工作早被商業化的餅鋪所取代；現代新丁板的形式已改變為類似喜餅大小的糕餅，而並非傳統龜板形式。

過去農業社會，通常在舉行拜新丁祭儀前就要準備製作新丁板材料、請人來幫忙製作新丁板（龜板）。從事製作新丁板幾乎都是婦女，發動者通常是出生新丁的婆婆為主導者，於前一天則會邀請附近婦女共同分工與製作新丁板。在幾次訪談與實際田野現場紀錄裡，可以觀察到製作龜板的過程十分地繁雜與瑣碎。從前一天的浸泡米、磨米，磨完米之後再用石頭壓製，將多餘水分瀝乾後，用雙手將

佳冬地區傳統炊蒸前之龜粿
(拍攝時間：2018年11月27日)



製作新丁板之版印(拍攝時間：2020年2月2日)

瀝乾的米漿塊，來回搓揉成米糰後染色，再取出適當米糰包裹上已事先準備好的花豆或紅豆餡後，透過版印將代表長壽吉祥的龜形複印成型，一塊塊放置在清理好的香蕉葉上等待蒸炊。

製作粿類食物，是老一輩客家婦女從小習得的知識。從口述訪談得知，老一輩婦女學習製作粿類食物技術與方法，是承襲自原生家庭的母親身體經驗而來。自小耳濡目染的技術，再加上摸索內化成為自己一套的製粿方式，經過日常生活中的習慣逐年養成。原生家庭母親對於製作粿類的味覺、觸覺、視覺等經驗，影響了家中每一個人的五感體驗。製作粿類技術的身體感知經驗，可說是承襲原生家庭母親的記憶而來。

例如：在製作新丁板時的水分含量多寡，大灶內柴燒火候的控制，蒸製新丁板時間的掌握，以及蒸煮過程中須將鍋盆打開，讓水蒸氣溢出的時機判斷，蒸出來的新丁板成品是否熟透或美觀等等，都是刻寫在客家婦女製作新丁板上的身體習慣；亦從製作新丁板的過程中，更體現了在身體的默會知識。

婦女不僅是要協助男性從事家中生產過程外，在家事範圍裡都是由婦女一手包辦。而這也顯示婦女扮演了多重再生產的媒介。由口述訪談過程中可以理解，在早期農業社會出丁家庭製作新丁板，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家中操辦製作新丁板的主角，幾乎均為婦女，婦女做為家務的勞動者而言，面對在現代化過後不用煩惱新丁板製作，一位受訪者特別指出：「現在有餅舖商店製作新丁板真好，不需要在事前準備這麼多東西了」。

依口述資料可以想見，大約早在民國 60 年已開始不再製作傳統的新丁粿。出生男丁的家庭，在過年前後就會有餅舖來承攬製作新丁粿。取而代之的是快速便利的商業化服務，通常餅商會在拜新丁祭儀的前一天把新丁粿送至家中。現今市場體制下的商品交易，取代了傳統農業社會以互惠式的「換工」。

以往農業時代婦女換工共同製作新丁粿，對比於現代化餅店大量且單一化的新丁粿而言，更是凸顯了婦女經年累月的手作粿類技術的重要性。其中的手作粿類意義，是出自於每一位女性具獨特的生命史（由一位女孩身份轉換成婦女身份過程），身體習得一套製作粿類的默會知識而成。換句話說，由製作新丁粿過程中，可以理解婦女製作新丁粿的知識建構來源，是有其特殊的個人生命歷程，同時也承襲於原生家庭母親獨特的味覺、觸覺與視覺，對比於快速大量製造商品化，手作粿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客人做福」的族群記憶

拜新丁儀式若是放在當地族群關係的脈絡，成為閩客族群之間的重要差異。如偶然機會下曾聽到閩南族群對於客家族群拜新丁活動的直覺反應：「喔！這是客人做福」。由他者眼光來看客家聚落傳統做福，提供了另一個閩客族群差異的視野。

「做福」在當地人觀念中，已成為佳冬、新埤客家聚落的重要盛事，做福是延續「春祈秋報」的風俗習慣。在佳冬、新埤等客家聚落的拜新丁祭儀舉行日，即當地的做福日（如表 1）。在田野調查

當中許多受訪者皆不約而同強調這是閩南人沒有的習俗。當地人對於做福的想法，即是享受宴席的體驗，對於吃的感官經驗來說，是那股參加喜宴的歡愉感與滿足感。時常在與老一輩人訪談過程中感受到，以往農村社會物資缺乏參加宴席的感官經驗。

做福在過去物資缺乏的時代中，家家戶戶仍會設置流水席，邀請親朋好友至家中宴客，成為了新埤與佳冬客家聚落居民在民國 50 至 60 年間的共同集體記憶。「客人做福」是閩南族群對於客家族群做福的理解，指的是只有客家人才有做福習俗，也因為各個客庄聚落舉行做福時間不一，使得住在佳冬與新埤地區的客家人在這段期間頻繁、密集地移動，出丁家庭不僅有新丁粿的互惠交換，也透過流水席宴客，邀請親家以及親友參與，客家聚落因輪流做福而舉行的流水席，成為元宵節前後最具有族群特色的風俗習慣。

然而，上述情景，大約於民國 60 年開始沒落，時至民國 110 年，客家聚落做福宴客的盛況已消失殆盡。客家聚落做福宴客的風俗習慣，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脈絡下，家戶物資缺乏的生活環境逐步改變，對於做福時節家家戶戶辦流水席宴客的情景，也成為當佳冬與新埤居民回憶困苦時代片段。

提到做福宴客，讓聚落居民總是召喚彼時物資缺乏的共同記憶，從跨聚落「做福」宴客聯誼，到享受流水席的體驗，常是聚落居民津津樂道的口述故事，其中共同享用流水席所帶來的歡愉感經驗，以及親友之間所凝聚的人情互惠交流，在在說明了早期生活既困苦卻又十分滿足的共同記憶。

在臺灣 60 年代經濟起飛後，家戶物資逐漸充足，不同於以往物資缺乏的年代，讓每年做福家家戶戶都準備流水席宴客的盛況已消失殆盡，聚落居民對於做福的記憶，僅停留在享受盛宴的滿足感。特別是「做福」二字，自地方志書記載為春祈秋報古俗，到了當代客家聚落成為跨區宴客的傳統，時至今日做福二字僅徒留於老一輩人對於那一段物資缺乏的共同回憶。

傳統祭儀的未來

近年因臺灣少子化之故，每一年參與拜新丁祭儀的盆數逐年遞減，當地人回憶以往拜新丁新丁板的盆數會高達 4、50 盆，然而近年來最高都維持在十多盆而已，顯現臺灣現今少子化現象，正好也反映在傳統祭儀「盆」的數目。

聚落居民開始思考傳統拜新丁祭儀因應少子化現象，也順應臺灣社會逐步走向平權社會，期待著能擴大聚落居民的參與，遂將以往不能參加拜新丁祭儀的女嬰（新枝），也納入共同參與拜新丁祭儀。換言之，過去自佳冬聚落開庄以來只有男生可以參加拜新丁祭儀的慣例，民國 110 年起的拜新丁祭儀，女新枝開始有資格參加祭典。

民國 108 年，佳冬、六根兩村拜新丁祭儀的值年爐主發起了凡向註生娘娘祈求金鑊子，來年不管新生兒性別，皆可以參與來年的拜新丁祭儀，這是順應現今少子化現象而發起的活動；民國 109 年，佳冬村、六根村經三山國王廟的定期信徒大會決議，確定民國 110 年的拜新丁祭儀，女新枝可共同參與拜新丁祭儀。這是佳冬聚落開庄百年來首次開放女新枝得以參加的重大改革。客家聚落不僅面對



2019 年佳冬村註生娘娘擲筊贈送金鑊子活動
(拍攝時間：2019 年 2 月 16 日)

少子化與全球化的衝擊，如何讓傳統祭典能夠維持、永續，也是每一個客家聚落正面臨的問題。

拜新枝—女新丁的出現，除了是因應當代臺灣社會變遷與少子化現象，也說明了傳統祭儀並非僅是遵守傳統規定進行；反而是透過面對社會變遷，思考傳統拜新丁祭儀未來如何延續、如何能成為凝聚聚落居民的向心力。拜新枝的開放，勢必會影響鄰近客家聚落，並進一步擾動鄰近聚落而引領改變的風潮。

小結

本文主要是從臺灣屏東佳冬、新埤客家聚落中拜新丁祭儀，來說明在社會變遷下的集體記憶。拜新丁祭儀不只是聚落週期性祭祀的儀式，它具有串連過去與現在的時間性，透過祭儀的展演重新與過去連結，讓人再回想過去拜新丁的記憶；也透過現今祭儀式微，思考到祭儀本身勢必應要有所改變。

本文認為拜新丁祭儀，是觀察當代臺灣客家聚落社會文化變遷的場域。在拜新丁祭儀的田野口述



左為新枝頭燈，右為新丁頭燈掛在福廠後堂中展示
(拍攝時間：2021年2月23日)

新埤村新丁頭燈書寫上新丁與父親、
祖父名字，並掛置伯公壇展示(拍攝時
間：2018年2月16日)



訪談發現，拜新丁祭儀過程中身體跪的拜祭儀禮、過去婦女換工製作新丁板的默會知識、交換新丁板流動所形成的客家族群記憶，都刻寫在當地人的身體經驗，在不同群體之間轉化成豐富的集體記憶。在婦女、儀式執事者、聚落居民不同群體之間的集體記憶，刻劃出不同群體間對於拜新丁祭儀的集體想像，也沉澱成不同群體間在地性的實踐知識。換句話說，每一年屏東新埤、佳冬客家聚落的拜新丁祭儀，提供一種重新展演祭儀的機制，定期展演了上一代所留下的傳統風俗，透過日常生活與儀式實踐過程中，將上一輩所流傳的在地知識得以傳遞到下一代。

集體記憶作為承載過去上一代知識的媒介，並非是一成不變地繼承過去。在面對臺灣社會變遷下，客庄聚落意識到傳統祭儀逐漸式微；少子化現

象更是造成拜新丁祭儀的新生兒盆數逐年遞減，為讓百年傳統祭儀得以延續，以及順應當代臺灣平權的觀念，屏東林邊溪中游客庄女新枝民國110年起可以參加傳統拜新丁祭儀，打破當地百年以來僅有男嬰可以參加的傳統。

集體記憶源於社會性的建構，但也隨著社會變遷延續過去，並持續產生新的集體想像。拜新枝在傳統拜新丁祭儀省思下被提議而實現，不僅讓傳統祭儀得以讓更多人參與，拜新枝也被賦予當時代的意義。本文期待在民國110年佳冬村拜新枝的開放，能促進新埤、佳冬各個客家聚落逐步接受新觀念，建立另一個邁向客庄傳統祭儀注入新思惟的里程碑。

參考文獻：

- 張汝誠 (1985)。家禮會通。臺北：大立出版社。
- Maurice Halbwachs (2002)。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 Paul Connerton (2000)。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文達 (1987)。鳳山縣志。臺北：大通書局。
- 鍾王壽 (1973)。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